

刁灏 桂晴
蒋玮等 著

萌芽·异域传真
体味留学生活的酸甜苦辣

漂洋过海

浙江文艺出版社

Yiyu Chuanzhen

去上学



习灏 桂晴 蒋玮等 著

漂洋过海 去上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洋过海去上学/习灏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8

(萌芽丛书)

ISBN 7-5339-1647-6

I.漂… II.习… III.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7.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1045 号

习灏 桂晴 蒋玮等 著	
责任编辑 董建生 装帧设计 王 坚 责任校对 孙旭明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8 千字 印张: 7.125 插页: 2 印数: 00001-10000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47-6/I·1455
	定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1 / 习 灏	风筝
25 / 喻燕倩	生活像一盒巧克力
33 / 喻燕倩	寻访志摩笔下的康桥
40 / 喻燕倩	阿姆斯特丹运河上的霓虹灯
50 / 桂 晴	在美国读高三
88 / 蒋 玮	网上奇缘
128 / 王 昉	诱嘴的婚礼
137 / 陆珍楨	在美国做义工
144 / 陆珍楨	在华尔街打工
152 / 卢 迈	美国的艺术大学
167 / 桑尼·陈·龙	9月11日，我在纽约附近上学
169 / 张刘佳子	一个中国女孩的旅英生活
186 / 陈晞红	留学德国纪事
196 / 黄 澜	留学莫斯科纪事

Meng 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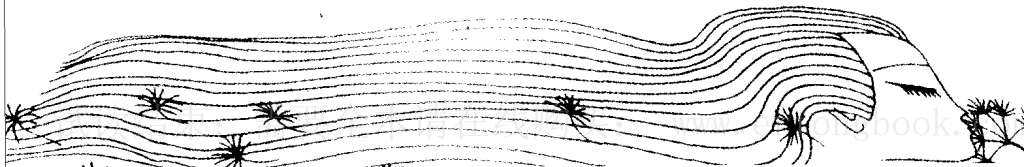
● 习 灏

风 箏

活着很像放飞一只只的风箏。

引 子

寒假时回上海，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一整天的飞行，途中遇上了许多华人。初闻久违的国语、粤语与客家话，顿时感到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坐在前排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念高一的女儿，回故乡上海探亲。闲谈中我再一次耳闻了国人的圆梦美国。举家赴美十年，做父亲的已是某大公司的科研项目负责人，深得老板器重云云；母亲则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女儿的教育培养上，陪伴女儿学小提琴，参加课外数学小组和校辩论队，督促其提高西班牙语会话能力，深更半夜坚持在家里坐等女儿从校乐队排练归来……我默默地听着这位上海母亲满怀着自豪向我历数女儿在同龄的美国学生中是何等的出类拔萃，成绩名列前茅，艺术天分高，将来即便不上哈佛耶鲁也必进私立贵族学院无疑。然而我却无法同样默默地面对她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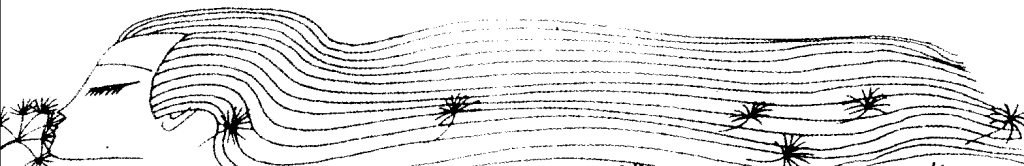


儿。这个六岁起便随父母赴美的女孩，捧着本叙述青少年追寻个性独立的小说，一脸认真地评价起青少年教育来：比起中国孩子，美国学生可能学习不那么努力，知识根基不那么扎实，但是他们活着是为了自己，活得很自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阻止他们自我个性的张扬。我明白她对中国学生的评价：守得了纪律，却守不住自己；能读懂艰深的教科书，却读不懂自己。她把这归咎于教育制度本身，我却隐约地感到，这实在是个太武断也太肤浅的论断。

飞机即将降落在虹桥机场，这对母女却依然继续着她们的争论。这是一个在海外中国父母与子女间颇为经典的争论。孩子要上街搞义卖，母亲说还不如专心读书；于是孩子指责母亲不理解美式教育崇尚的综合素质。母亲则反问倘若你父亲不是PH.D，当不了科研项目负责人，你哪上得起私立高中，去得了课外辅导班？女儿使出了撒手锏：没有社会活动经历，成绩再好也进不了名牌大学。母亲终于退让一步，买下所有的义卖品以换取女儿的学习时间。

这对母女的背影渐渐远去。母亲肩背女儿的书包，手提女儿的小提琴外加母女两人的外套，还拉着一只旅行箱；女儿噘着嘴念念不忘母亲的多管闲事与不民主，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母亲开始了她们的故乡之行。于是我就想起了如今已不常见的风筝。母亲总是把放飞的绳索收得太紧太紧，女儿却愿做只高飞的风筝。

这位母亲堪称中国妈妈的典型，美利坚的十年未曾改变她的品性；她的女儿却在思维方式上渐渐向我的美国同学们靠拢，虽然她依然说着标准的上海方言。或许这便是时光的神奇所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正如同致密的筛子，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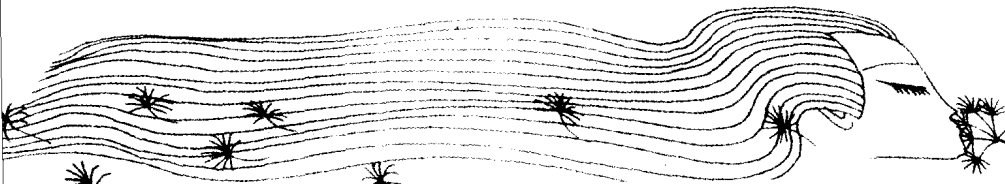


留着一些品性，也筛除了许许多多。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的十二年寒窗，我是在上海度过的；如今我却正投入美利坚的大学生活。我不知道时光这筛子将如何改变我。我的母亲正等候在机场，她也曾做过那尽职的放飞者，收紧了牵着风筝的绳索。然而从我高三毕业远行求学的那时起，母亲显然已无力牵紧那绳索。风筝愈飞愈高，似乎拥有了天空所带来的自由，却也必须面对因之而生的惘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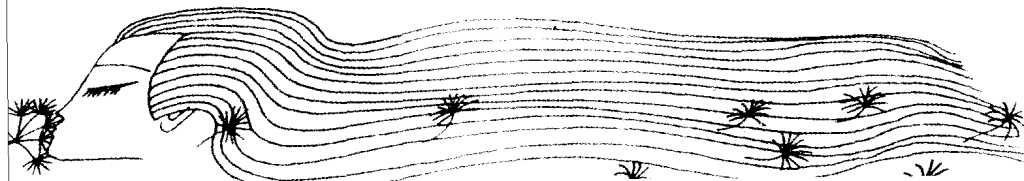
Smith College创办于1875年。这所久负盛名的私立女子大学是无数美国女孩心目中的求学胜地，位于Northampton这样一个新英格兰小镇上的校园，四季景色如画。Smith的毕业生写出过《飘》，也当过第一夫人。但是当我一个人拖着三大箱衣物千辛万苦地爬上四楼找到属于我的那间房时，我开始明白，如画的校园与浓厚的文化底蕴永远只是宣传手册上的一抹亮色，两人一间的宿舍和强烈的身处异乡的无助感才是实实在在需要面对的。在Smith的最初的那些日子已然成为一段永难忘却的记忆。回首往事，我甚至诧异于当初的勇气与毅力。

生平第一次，我是如此深刻地体会到累死累活的滋味。整个下午和晚上，我手忙脚乱地摆放衣物，收拾床铺，即将大功告成时却发现路上买的台灯没有灯泡。这时已是午夜时分，我只好陪着笑脸求室友暂时让我分享她的台灯。第二天为了一只灯泡我捧着学校的地图走了将近半个小时，问了五六个和我一样不辨东西的一年级新生，才找到那间杂货店。从小不注意培养方位感的我



此时追悔莫及。此后每次离开宿舍都攥紧了地图如临大敌。参天古树林立，新英格兰风格的木屋，穿梭于草丛中的松鼠和栖息枝头的灰鸽子……寂静的校园里寂静的风景令迷途的我倍感惶惑。在Smith的校园走上一整天，可能至多远远地瞥见两三个人影。茫茫然地走在这寂静的风景之中，我才明白原来美景也需亲情乡情烘托。明信片上的校园景色曾令我的高中学友们羡慕不已，然而身处异乡这陌生的风景中，心里常常惦念的还是上海的校园，惦念那熟悉已久的灰灰的教学楼蓝蓝的天。多少次独自走在校园小径上，望着远处的湖光山色，想着心里的灰灰蓝蓝。

寂静并不等同于清闲。每天早晨醒来，都有太多的不得不面对的未知。我不知道如何设立银行账户，如何自动存取查账，如何开支票或者使用信用卡而不是现金付账，如何去洗衣房洗衣，如何接入校园电话及留言系统，如何使用电话卡而不是昂贵的校园电话网拨打长途，不知道哪里的日用品便宜一些，哪里能替外国学生补办社会安全号码，刚开始时甚至分不清一美分十美分和二十五美分……无数的“第一次”意味着无数的尴尬，无数小心翼翼的询问和无数的尝试。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那片陌生的土地上生存所必须走的第一步。仅仅为了走好这第一步，我已觉出了难以言喻的疲倦。多少次，我不得不徒步在小镇上来回奔波，就为了买一只插座型号转换器，就为了填张表申请社会安全号码，就为了设立银行账户。公共汽车是开长途的，没有车又不会骑车的我常常走得双腿苦不堪言，有一次竟一连走了四英里。人累，心更累。东奔西走一天，说的话句句是公务式的一丝不苟。餐厅里遇上初识的美国同学，自然是说不上几句知心话的，回到宿舍里独自面对着无边的寂静，我真的迷惘过，满心只有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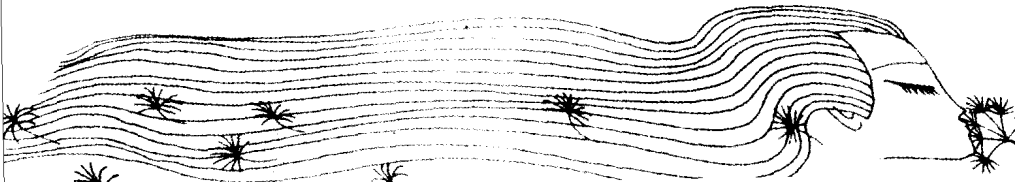
经对付了的问号和将要对付的问号，竟想不出活着除了对付问号还该干什么，那是一种奇特的感觉，仿佛自己患了失忆症，不知道打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感觉自己就像风筝断了线，麻木地随风飘荡。无暇感叹这身心交瘁的苦痛，太多等待对付的问号迫使我机器一般不带丝毫感情色彩地运转着。一个人穿梭于人群中时，一个人在教室里听讲座时，一个人坐在餐厅的角落时，周围纵使有再多的异国学生，形影相吊的孤寂还是会突然爬上心头——找不到可以交流的人，或许是最可怕的孤寂。我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流不出的泪却更让接近于麻木的心尝出了苦涩。我会在突然间惦念起父母，盼着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不敢想起有形的空间差异和无形的国界阻隔，那只会让我加倍感受到孤立无助，感受到往昔不再来的无望，和一丝隐隐约约的屈辱。

当繁杂的生活琐事挤占了我许多时间，令理想与现实渐行渐远时，当漫无边际的孤寂一步步侵蚀着我，令敏感的心灵渐渐麻木不仁时，我不得不迫使自己面对一个简单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远涉重洋地来到这里，为的究竟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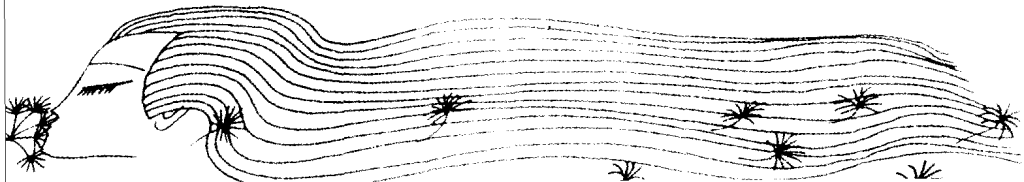
二

上大学，为的当然是读更好的书学更多的知识——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式的回答，却是我在经历了最初的麻木之后才渐渐省悟到的。排遣孤寂的最好方法就是拼命工作，我这样安慰自己，仔仔细细地读起了Smith的选课表。

美国的大学采取的是全面的学分制。一年级学生在新生适应期里都会在自己的邮箱里收到注册办公室（Registrar's Off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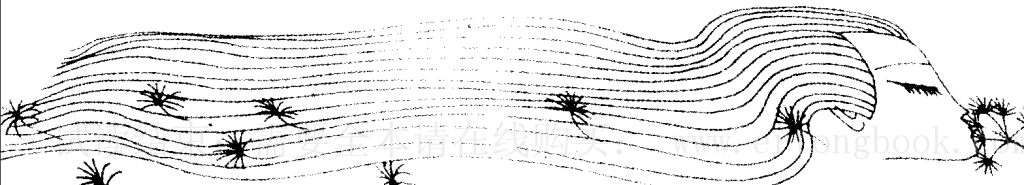


寄来的选课表，详细介绍了选课，更改课程，更改学分记录方式的截止日期以及未定专业前的导师（Premajor Advisor）。一二年级的学生是不需要定专业的，可以自由选课，以确定自己的兴趣专长所在。大学四年共需修满128个学分才能毕业，一般课程每门4个学分，于是平均每每学期要修四门课。选课是整个学期最热闹的阶段。一年级学生见了面不打招呼，开门见山就问“都选了些什么课”。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课程表从来都是老师给定的。父母师长教授我的信条是“学了就必须学得最好”，虽说我们都明白“兴趣是最好的导师”。高考时的科目很难随兴趣而定，课程表就断难体现学生的兴趣所在。记得拿到赴美签证之前，我也曾填过烦人的高考志愿表。第一第二第三志愿，第一第二第三批录取分数线……眼看着我的高中同学们在志愿表上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望着面前的满纸空格，我觉出了十二年基础教育在我身上的失败之处。我不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我喜欢拿起笔说说做学生的苦乐，喜欢语言文学毫无定势的随意挥洒之美；我也喜欢握着鼠标在因特网上游荡，瞪着出错的程序一想就是老半天，喜欢计算机科学的严谨与创新。然而寒窗十二载，懂得考试要考第一竞赛要拿第一的我，却望着志愿表想不出一个折中的专业作为这些兴趣的最佳组合。鱼与熊掌，岂能兼得？老师们说，热门专业，毕业出路，录取把握，然后才是兴趣所在，当然，这只是参考意见；父母说，十八岁的人了，该学会自己拿主意了。然而他们都忘了，抑或视而不见的事实是，我们从来都是被牵得太紧的风筝，随着放飞者的牵引按部就班地前行。倘若突然失去了这牵引，风筝岂不惘然失却了方向？从来都是直升保送的我那时特别怨天尤人，梦想着兼得鱼与熊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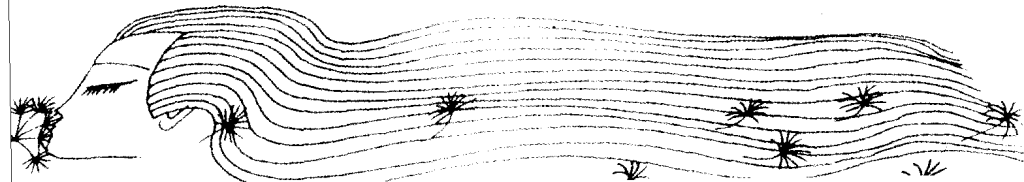




在Smith的录取电报递到我手中的一刹那，驱之不散的阴霾里终于透出了一缕阳光。记得许多高中同窗都曾问过我一个相同的问题：为什么要远涉重洋求学？我也曾一遍遍地问自己。也许正是冲着那个彻底的选课制度，冲着学生可以连续四学期跨学科领域随意选课以确定专业意向，可以在四年里完成双学位——只要来得及修完所有相关的专业课程。然而当我捧着一寸多厚的课程目录直看得头晕眼花时，我才顿悟自由的真谛：是幸福，也是一种痛苦。我的高中学友们在复旦、交大、同济、上外灰灰的教学楼里叹息，无一例外地捧着政治学或者军事理论教科书死记硬背。他们时常抱怨：都说进了大学实在是大人了，大人就该学自己喜欢学的东西走自己要走的路，怎么偏偏觉得命运还是被别人抓在手中？我明白他们的意思，那是吃不到苦的苦。然而独坐灯下，绞尽脑汁，把一本课程目录从头翻到尾的我也一样在抱怨：五十多个系一千多门课程，真的就能随便选吗？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固然面临了诸多限制，却可以摆出一副事不关己不负责任的无赖相。如今早已习惯了任人摆布，命运却突然被塞回到自己手中，责任突然被重新摆放到自己的肩头，怎能不诚惶诚恐起来？吃得到苦的苦未必就比吃不到苦的苦甜几分。因为我还是我，还是那只曾经被牵得太紧的风筝。有形的绳索虽已杳无形迹，无形之中剪不断理还乱的牵牵扯扯却是依旧。远行异国，多少总是带着故乡亲友的期望；忍受孤独，更觉得光阴不可虚度，至少要对得起这难得的孤独。于是一直想学第三国语言，终是未果；一直对浩瀚的宇宙怀着深深的好奇，却还是没有选一门天文学导论；于是最终选的课程还是集中在经济学与计算机科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C语言、Java编程、人工智能……



然而他乡不比故乡，其中的差异仍令我和我的高中同窗们感到了惊讶。寒假时重回上海，正逢上海的大学生们期末考。老同学们打电话来，总是一叠声地抱怨，课程排满了一整天，有时晚上还要听讲座，做作业总是熬到深更半夜，见了人都像兔子一般眼睛红红的，测验倒是不少，就看重大考成绩。我说那你们不错啊，课都不用选，课表还有人为你们排好送到手中，学的知识也多。他们总是过来人一般地叹息着，反问我那么大学和高中还有什么区别。于是我也就这样地问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差别。在Smith求学，即使是同一个专业也未必必修相同的课程。每一个专业都有六七门必修的核心课程，剩下的五至六门课程则可根据个人兴趣所在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一人有一人的侧重点。每门课由几位教授同时上，每位教授又有不同的侧重。大学四年，按每学期四门课的常规量来算，一共能选32门课。是一气修完专业课程，还是先拓展知识面，在不同领域广泛选课？这个教授课上得好然而很严格，那个教授课倒是上得一般，可阅卷时特别和蔼可亲，又该选哪一个？是上一大早八点钟的课，还是睡个懒觉十点过后才上课？最头疼的是拿定主意选哪几门课，却发现时间上有冲突，只好忍痛割爱，重又对着课程目录头疼去。再有就是刻板的美国人和恼人的“先到先得”原则：这里没有严格的班级编制，按课程分班，每班少则十多人，多也不过三十人。于是选课表交得晚了，就会被安排在等待队列（Waiting List）之中。其实不就是多收几个学生而已吗，刻板的注册员却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急得我又是电话又是电子邮件地找教授，苦口婆心地求他给我签了字，把我加到班中去才算了事。然而选课还实在只是一个开始。新学期的头两周是“试课”阶段，除了上已选的课，还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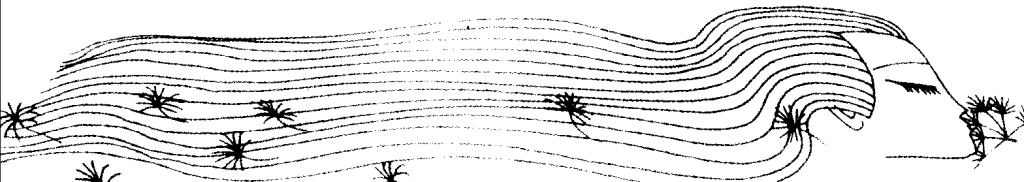


见缝插针地到别的班中旁听，反复权衡比较哪位教授课上得最好。到了“试课”阶段的最后一天，注册办公室门口往往排起了长队，人人手中都攥着课程更改单，等待着加入自己所仰慕的教授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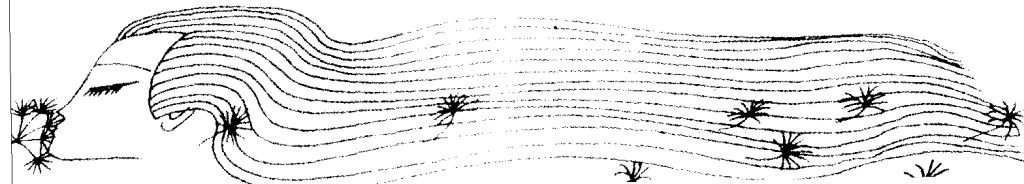
一气说了这么多，我叹息着凡事都得自己替自己作主的辛苦，老同学们则在电话的那一头感叹着凡事自己都作不了主的无奈。所谓的事事沧桑，大抵也就是如此吧。被绳索拴得太紧的风筝啊，总是渴望着蓝天；在蓝天里任意东西的风筝却想着，被绳索牵引着前行也未尝不是一种轻松。人们往往敢于慨然允诺为他人负责，惟独轮到自己时就失却了那分敢作敢当的勇气。

时光实在是一只无常的手。我们曾经同窗三年六年甚至十二年，可仅仅一个学期的分别，恍若隔世的感觉却已在彼此之间滋长。是的，“恍若隔世”，一个朋友在给我的新年贺卡中那样写道。挂电话时同学告诉我第二天还要考C++，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我说C++是编程语言，我们80%的成绩是由编出的程序决定的。一时彼此都有些沉默。“唉，管它呢，混过考试再说。没听说最近老在抓作弊吗？我们也苦的，要背的实在太多。”说着她匆匆挂了，去背C++的考题答案。于是我就想起Smith的测验考试从来就没有监考。期末四天的考试阶段，学生们自己排定各自的考试日程，到时到考试中心领了试卷，在中心的大楼里随意找个教室答卷，在两小时二十分钟内归还试卷就可以了。每个人都只专注于自己的试卷，每个人都只能了解自己的成绩。

我们曾在同一所市重点中学的同一个直升班里应付着没完没了的题海，也曾听过无数过来人对大学生活略带憾意的喟叹，然而即使在承受生理心理双重压力的时刻，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中那



一抹理想主义的色彩都未曾磨灭。可如今我们或多或少都感到了彷徨，不知那份理想主义是否依旧。我的老同学们，大学成了高中的翻版。理科生有做不完的题目，有难得让人不想活的考试，上课抢座如打仗，看不见听不清又不能去找永远也找不到的老师，学计算机却少有机会用计算机，还不得不应付军事学的考试；文科生总是百无聊赖的样子，每周都有一样多的课却依然忍受着空虚。而我自身，彷徨之中更多了一份困顿。我不愿多说学校里随处可见的计算机终端和整日开放的机房，不愿多说任凭使用的室内网球、排球、篮球场和温水游泳池，表面的差异只会令我们远离事物的本质。我只是想说说Smith的老师和Smith的课程。我曾在两天里读完一百多页的杂文，主题从女同性恋作家的抗争到当代原始部落的猎头行为，并且还要找出这一百多页的共同点，在一个晚上写出八九页的讨论稿；我不得不花费了数不清的周末又读又写，为了论文有一个更高的分数几易其稿；我曾在图书馆寂静的地下室里查资料，捧着厚厚一叠书却找不到出口；我也曾独自一人在音像资料阅览室里，看着借来的教学录像忘了时间……Smith的校园永远是那样静谧与空荡荡，Smith的学生多是独来独往。又苦又累地忙了一天，也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镜中的自己叹一口气。人与人之间，很远却又很近。很少有人排着队向教授请教，电子邮件里提出的问题却不少；老师一样是上完课就走人，然而再平庸的学生致电要求个别辅导，教授也总是尽心竭力；学期的最后一天，很多教授都要在课上开个小小的Party，多少是由于每个学生的手上都握着一张关系到教授生计的课程评价表。我不知道说这些于我、于我的老同学们都有些什么意义。就像白天难懂夜的黑，我们彼此都很难深味对方的苦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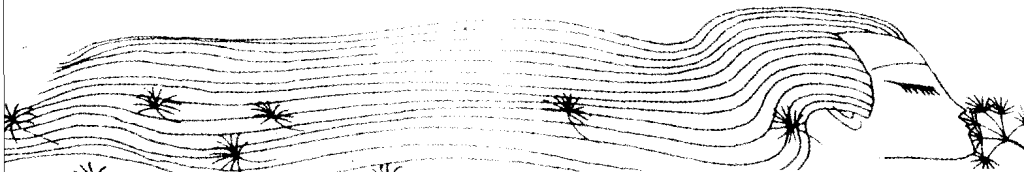


累。或许他们是紧拴于父母手中的风筝，向往的是可望不可及的蓝天；我的父母却已无力牵住绳索，只能任凭手中的风筝去独自面对蓝天下的风雨洗礼。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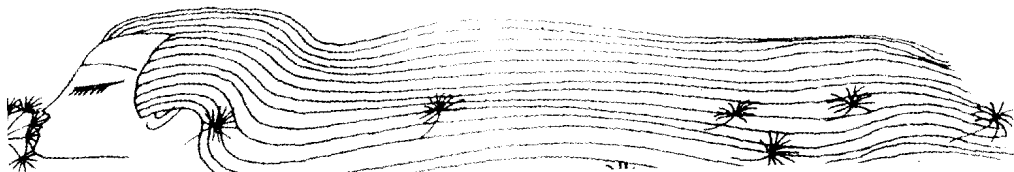
国际学生总有剪不断的乡愁，寻求解脱的方法也是惊人地相似。我们总是习惯在书堆中打发时日，任凭乡愁凝固于字里行间。谁知即便是这样一种借酒浇愁般的方法也有行不通的时候，至少对我的室友——如果能化敌为友的话——这方法还会招惹麻烦。

事情的起因简单得很，我只求安安静静地读书，她却喜欢重金属音乐和party。其实天下的学生宿舍几乎都面临相似的问题，我的昔日同窗们也曾向我抱怨，诉说他们八人一间的宿舍里有练健美，有吃方便面的，有打扫个人卫生的，偏就没有读书的地方。我也曾向他们讨教过解决的方法。“读书的去图书馆啊。”言辞间很有些惊讶于我的见识浅薄。然而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管用的方法，在两人一间的宿舍里却未必行得通。八人可以投票选举，民主协商，两个人间的不协调却很容易上升到原则高度——“凭什么要我让她？难道我就矮她一等？”其实Smith在宿舍安排上是煞费苦心的，硬是把来自中国的我和出生于美国的祖籍香港的她塞进了一间屋子，就像他们把韩国人和祖籍韩国的美国人，印度人和祖籍印度的美国人……一对对地拴在了一起。然而同样的黄肤黑发却丝毫不能缩短我们彼此间的距离，相反，这距离还被表面的相似映衬得更为醒目。



她家住得离学校不远。开始只是她的父母和姐姐时常来看她，为她送吃送喝。后来有一次我回到宿舍一看，房间的陈设全变了，她的床、衣柜和音响占据了大半个房间。不用问，一定是她的父母又来探望过她了。再后来她常常和朋友聊天到半夜一二点，常常用重金属把整个房间都搞得地动山摇，常常在周末参加Party到凌晨三四点，然后用她独特的沉重的脚步声和清脆的关门声把我唤醒，或者干脆把她在Party上刚认识的朋友带到宿舍里来，让正准备休息的我尴尬得不知所措……当她又一次打开音响，无休无止地欣赏起重金属时，正在做计算机编程的我终于忍无可忍地让她把那噪声关了，我们貌似和平共处的日子也就彻底结束了。从那时起，她做得最频繁的事就是开音响，重重地走路，狠狠地摔门，还有就是磨刀一般磨砺着她的目光，以便随时随地怒气冲冲地刺我一眼。从那时起，我和她说得最多的话也只是让她把音响关了，让她在凌晨两点时少开几只灯，或者告诫她周末时请不要在半夜以后带着她的朋友来参观宿舍。

谁说沉默是金？同在一个屋檐下，两个人间的沉默几乎让人窒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多少次，她和她的朋友们半夜三更又笑又闹，一片喧嚣在走廊里回荡；多少次，她白天呼呼大睡，凌晨一点倒捧着书正襟危坐起来，我还得强忍着尴尬告诉她时间不早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打破沉默，直到有一次我被她怒气冲冲的发问所震惊。“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和我的朋友，为什么不喜欢我的音乐，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party，总而言之为什么和我们那么格格不入？”我为她那一连串的“我”所震惊，紧接着就是我的积郁已久的更多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不能交自己的朋友，不能有





自己的生活习惯，总而言之，为什么我非得和她一样？我从来都是个不愿大喜大悲的人，然而那一刻只觉得血向上涌，一心只想说出更多的“我”来。我知道她的问话不过是个诱因，真正让我震惊的是，我找不到以前的那个我，那个“我”一定是落在什么地方了。人人都说美国是个没有什么民族性的国家，然而在我看来，性喜张扬自我却是他们的通性。他们的生活中心永远围绕着自己，他们的问话里总有太多的“我”，他们总是用自我的标准去衡量他人，总是当仁不让地摆出了自己的生活模式让他人去适应。我一直努力适应着他们的饮食礼仪、生活习惯、交通法规，适应着异国他乡陌生的一切又一切。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学习吃饭睡觉和对付室友外，我已不再多想什么，没有回忆，也没有期盼。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的压抑已久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了，张扬自我的她，张扬自我的美国人正一步步把那个“我”从我的生活中挤出去。在这样一个崇尚自我表现，宣扬天赋人权的国度里，我有什么理由要退缩，让自己在他们的一片张扬之中湮没？从小到大，父母师长让我懂得了要谦让，要为他人着想，要心中有他人；在Smith的这些日子却叫我明白，有时，做人更不能迷失了自我。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自由，尽可以拒绝她的重金属，欣赏我的帕格尼尼与张学友。

然而两个人之间可怕的沉默，终究不是一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就能打破的。我们彼此都把对方视作异类，虽然我们有一样的黄肤黑发。针锋相对的冷战不是上海学生宿舍里的小打小闹所能比拟的。同在一个屋檐下，横亘于我们之间的却是无法跨越的崇山峻岭。她沉重的脚步声，她永远怨气冲天的眼神，以及她那狠狠的摔门动作……她用她的一举一动排斥着我，排斥着一个喜欢一

